

诗歌创新靠“草根”

[第八讲] 竹林七贤: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 (中)

■邹文生

阮籍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开启了左思的《咏史》组诗和陶渊明的《饮酒》组诗之先河。所以，后人给予阮籍以“忧时悯乱，兴寄无端，而骏放之致，沉挚之词，诚足以睥睨八荒，牢笼万有”的极高评价(清代沈德潜《古诗源》卷六)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阮籍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，抒感慨，发议论，写理想，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刘宋时期的颜延之说过：“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，故发此咏。”(《文选·李善注引》)李善则认为：“(阮籍)虽志在刺讥，而文多隐避，百代之下，难以猜测。”(《文选·咏怀诗注》)这些评价，都是切中肯綮、一语中的之言。

阮籍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，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，如：比兴、象征、寄托、借古讽今、借景抒情，以及形象塑造等手段，形成了一种“悲愤哀怨，隐晦曲折”的“正始诗风”，诗人注重炼字，看似语言朴素，不事雕琢，其实意旨深远，用词十分贴切。

阮籍的 82 首《咏怀诗》，意旨突出表现的是对生命短促、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。钟嵘《诗品》说：“《咏怀》之作，可以陶性灵，发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，洋洋乎会于风雅。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致远大。颇多感慨之词，厥旨渊放，归趣难求。”钟嵘的这段话，正是有见于阮籍《咏怀诗》的“意旨”之深远，“意蕴”之深邃，“意趣”之难求啊！

综上所述，阮籍对于中国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，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魏晋之际的诗坛上，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阮籍之后，历代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品，影响极为深广与久长。



作品赏析

夜中不能寐 (《咏怀诗》其一)

阮籍

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
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
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
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。

《咏怀诗》其一是阮籍的 82 首咏怀诗作的“总题”。由于作者生活在政治黑暗的魏末晋初时代，所以 82 首《咏怀诗》大多隐晦曲折，本诗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点。如果用现代诗歌评论的术语来说，《咏怀诗》其一近乎是一首“朦胧诗”。这首诗中，诗人写了“明月”“清风”“孤鸿”“翔鸟”，也写了自己不寐而弹琴，写了自己的“徘徊”“忧思”，但却没有指明或暗示其具体内容。清代学者方东树认为：“此是八十一首发端，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。”(《昭昧詹言》)方东树的见解是很贴近诗作实际情况的。今之读者，如果能透彻地了解阮籍其人，这首诗也并不难理解。“本有济世志”的阮籍，被迫采用逃避现实的“佯狂”手段，其内心的痛苦的确是无法排遣的。所以，只要抓着诗中的“孤”和“独”二字，就不难“曲径通幽”了。

本诗起首二句，诗人阮籍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：“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”。“酣饮为常”的诗人在此众人生入梦之时，却难以入睡。于是，他披衣起坐，弹起了抒发心曲的琴弦。这只是通过实景(黑夜)来理解本诗的。然而，读者不妨把这“黑夜”看成是“时代之夜”。在此漫长的黑夜里，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，这位“本有济世志”的孤独者，弹唱起了这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，这不正是《咏怀诗》(其六十一)中所说的“英风截云霓，超世发奇声”

嘛！

本诗的三、四两句，诗人阮籍进一步描写这个不眠之夜。“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”，对于这两句诗，清人吴淇认为：“‘鉴’字从‘薄’字生出。堂上止有薄帷。堂上帷既薄，则自能漏月光若鉴然。风反因之而透入，吹我襟矣！”(见《六朝诗选定论》)读者如果顺着吴淇的话，就可以从这幅画面的表层意义上进一步来感受诗人的旨趣。诗人阮籍写“月之明”和“风之清”，不正是衬托了自己的高洁不群嘛！诗人写“薄帷”、写“吹我襟”，真的能让人感觉冷意透背啊！这两句，虽然不是屈原那种“登昆仑兮食玉英”的浪漫境界，但是诗人阮籍的那种特立危行、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精神却又是一致的。

如果说三、四两句是诗人着重从视觉、感觉的角度来描写，五、六这两句“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”，则不但进一步增加了“孤鸿”和“翔鸟”的意象，而且在画面上增添了“号”和“鸣”的音响。这悲号长鸣的“孤鸿”和“翔鸟”既是诗人的“眼中之物”和“眼前之景”，又同时是诗人自我的象征。“孤鸿”和“翔鸟”孤独地飞翔在漫漫长夜里，唱着一曲哀伤的歌。这里的“北林”一词，化用了《诗经·秦风·晨风》的典故。这从而暗含了诗人阮籍的思念与忧心之意，并且本句中的“北林”与上句的“外野”，共同构成了凄清幽冷之美学境界。

结尾“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”两句，诗人的笔触从客体的自然回复到主观的自我，犹如庄周梦为蝴蝶后“遽(音‘渠’)遽然而觉”一样，心里有着无限感慨，却又无处诉说。诗人阮籍也许想到要说的话很多很多，比如：“壮士何慷慨，志欲威八荒”(其三十九)，却又“终身履薄冰，谁知我心焦”(其三十三)，“独坐空堂上，谁可与亲者”(其十七)。诗人阮籍也只能永远得不到慰藉，只能是无限地忧思，孤独地徘徊，

永恒地悲哀！

究竟是什么使诗人阮籍忧愁伤心，夜不能寐呢？诗中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，只是通过这个月下弹琴人坐卧不安的举止，和他所处的孤独凄凉的环境，使读者感觉到这个人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忧愁。“孤鸿”句是比拟，但是，是自比，还是拟人，诗人没有明确地告知读者，全靠读者去体会、去联想。

这首诗之所以这样写，是因为诗人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，眼看着统治集团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，致使许多仁人志士受到了牵连和杀害，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。诗人虽然感到极度的苦闷、彷徨和不满，但是又不敢明白地表露自己的心迹，只能在诗中采用比兴、寄托和象征的手法。

纵观《夜中不能寐》这首诗，似是“反复零乱，兴寄无端”(沈德潜语)，“如晴云出岫，舒卷无定质”(王夫之语)，但读者如果能把握了诗人“悲在衷心”之旨趣，就自可理解这首“旷世绝作”的精华！由此可见，钟嵘《诗品》中对阮籍诗评价“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”的话，的确是不易之论！

作品赏析

嘉树下成蹊 (《咏怀诗》其十三)

阮籍

嘉树下成蹊，东园桃与李。
秋风吹飞萼，零落从此始。
繁华有憔悴，堂上生荆杞。
驱马舍之去，去上西山趾。
一身不自保，何况恋妻子。
凝霜被野草，岁暮亦云已。

《嘉树下成蹊》这首诗是阮籍忧生而发的感叹。诗人引用草木春天的繁华、秋天的衰败、冬天的凋零，哲理地说明朝代也会由盛变衰，暗喻了司马氏篡权的黑暗即将来临，表达了诗人对于“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焉”的时代忧愤。

“佳树下成蹊，东园桃与李”，本诗的开篇诗人引用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的谚语，说明像东园繁华鲜艳果实甜美的桃李树，自然会吸引来好多人，反衬了司马氏阴谋篡位的不得人心，暗喻了作者对司马氏政权的不合作态度。

“秋风吹飞萼，零落从此始。繁华有憔悴，堂上生荆杞”，接下来的这四句，以草木春盛秋衰的哲理，嗟叹魏国内部血腥的权力斗争，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黑暗的恐怖危机。

“驱马舍之去，去上西山趾”两句，表明了作者已经看出魏晋易代的危险，所以下决心忍痛割爱去首阳山隐居。综合上文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阮籍本有济世抱负，但是因为政治黑暗，为了洁身自保只好选择避世隐居。这里表现了诗人深刻的理性思考，寓时代的悲剧于个人无奈的怨痛之中。

“一身不自保，何况恋妻子”这两句，是身处“正始时代”的文人学士们的惶恐实写。连自己的生命也保不住、妻子儿子也顾不了的人，还能谈什么抱负与理想呢？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，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悲哀。

最后的两句“凝霜被野草，岁暮亦云已”，表明诗人阮籍由于遭遇的时代是“凝霜被野草”的毁灭性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惶恐中，诗人阮籍除了避难将一事无成。“岁暮亦云已”，岁月不等人，一年又过去了。这是何种外似平静内心焦躁的怨痛与嗟叹啊！

本诗采用了汉代乐府民歌的比兴手法，隐晦曲折地抒发了诗人阮籍身处乱世的幻灭之感，流露出他弃世远祸的悲愁。这首诗语言通达质朴，寓意含蓄深刻。